

 **新浪热力推荐**

圣坛上的 “弃婴”

一段伤感凄美的爱情，是救赎？是幻象？.....

第六根手指◎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sina 新浪热力推荐

123562

247.5
1045

圣坛上的“弃婴”

第六根手指◎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坛上的“弃婴”/第六根手指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200-05944-7

I. 圣… II. 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691 号

圣坛上的“弃婴”

SHENG TAN SHANG DE “QIYING”

第六根手指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000 20 开本 9.6 印张 17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7-200-05944-7

I·896 定价:1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楔 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成为了爱情的信徒。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速食时代”里，坚持对爱的信仰竟是如此辛苦。我们消耗着别人的爱情，也被别人消耗着爱情，我不知道这脆弱的爱有没有被耗尽的一天。如果有，我们该何去何从？如果没有，这种最终让人疲惫的消耗要如何终结？

当我们伤痕累累地来到爱情的圣坛前，以为这满心的虔诚将可以得到爱情的垂青时，却可笑地发现，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圣坛上的“弃婴”。因为我们爱上的不是一具具鲜活的躯体，而是这神圣的爱情……

她，仅仅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圣坛上的“弃婴”。

她知道他们都终将离她而去，这是她的宿命。或许从她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她就预感到这辈子她必须不断重复这样的循环：和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分开。再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再分开。这种宿命的循环漫长无休止，除非用死亡来作为终结。

她叫圣婴。她常带着自嘲的笑意对陌生人介绍自己：我叫圣婴，圣坛上的一个“弃婴”。大部分男人或是男孩在她这么介绍自己的那一刻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怜惜，王晓就是其中的一个。

圣坛上的“弃婴”

1

王晓是个男人。一个不算太英俊但绝对有性格的男人。

在王晓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喜欢过同班的一个女孩。这一喜欢就是15年。从这点来看，他应该也算是个痴情种。当然在这15年里面他也没闲着，看到令他心动的其他女孩他也曾试图去追逐。以他那种会不打一个招呼，就从另一个城市来到要追求的女孩面前的性格，按常理，应该很能掳获到一两个女孩的芳心。可事实却是，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泡妞计划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他追的女孩最终都成了她的朋友，而非女朋友。这样的记录直到他遇到圣婴才被打破。

王晓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程序设计师。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几乎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全部挂在网上。

他有个QQ。最早叫“帅得掉渣”，结果在网上找女人聊天的时候几乎没人搭理他。没有女人聊天的生活有点儿无趣，他只好每天在网上闲晃，不时看点儿男人该看的东西。那天他在闲逛的时候忽然看到一则新闻：演艺圈丑星当道。后来又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为什么现在美女总是配丑男》看了这些之后，王晓大受启发，来不及拍后脑勺就立马把自己的QQ改成“因丑无地自容”。果然，过了没多久就有不少女人来敲门。大概女人的潜意识里总隐藏着一丝母性的因素，希望全天下的男人都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好让她们那廉价的同情心寻到安息之所。在这种心情预期下，有时候丑男人更有女人缘也就不足为奇了。王晓一开始觉得很新鲜，把他所能碰上的

所有真假女同志全部加为好友，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同时和 15 个女人聊天，并且对这 15 个女人中超过半数说过对她有意思。按他所设计的程序，下一步就该是找她们要照片看了。

王晓虽然在生活中追女生总是受挫，可在网上他那设计堪称完美的追女仔程序却是很中用的。不出几天，那些女人的照片他已收集大半，剩下的那些不是女的不给他，而是他实在没信心要了。网络无美女，看来不信不行。

王晓先是隐身躲藏了一阵，可那些女人的头像还是经常在那里闪。拖到黑名单吧，他这人对女孩一向心软，无法做绝。可久了他也受不了，最后终于又把 QQ 改成“饶了我吧”。

那天深夜，王晓照例开着 QQ。有一个消息。

点开资料一看：圣婴。女。来自圣坛。说明档是“我是圣坛上的一个弃婴”，后面还有一个笑脸和一串省略号。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个说明的时候，王晓有种微痛的感觉。他忽然想到了自己喜欢了十几年的那个女孩——吴琪。在王晓面前，她是如此的高傲。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被爱情抛弃了的男人。看着这个叫圣婴的女孩，他忽然有种想亲近她的感觉。他觉得她应该是那种终年带着微笑面具的女人，就像女圣斗士一样，而面具下是一副哭泣的表情，一定是的。王晓坚持自己的感觉，他觉得那省略号就是她的泪水。

他加圣婴为好友。那天晚上他们聊到天亮。这是他第一次和一个女人聊那么久。

“该睡了，你会有黑眼圈的。”王晓说。

“我在想像你是怎样的人。很用力地在想。”圣婴给了一个不搭边的回答。

“那你想到了吗？”王晓一下子好奇了。

圣婴回了一个调皮的表情。

“我觉得你是个和痞子蔡差不多类型的家伙。长得一脸安全，暂时还没女朋友。”圣婴接着又打过来一串。

圣坛上的“弃婴”

“那你呢？”确实有人说过王晓是这样的人，所以王晓对圣婴的回答有点儿诧异，他甚至有点儿怀疑圣婴是他的某个朋友的女朋友。

“我？我是个天使……”圣婴幽幽地回答。

“天使什么？天使身材魔鬼脸孔？哈哈！”王晓觉得圣婴忽然有点儿忧郁，于是想缓和一下气氛。

“想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就来看我吧。今天下午两点，我在上海虹桥机场出口处等你。”圣婴给了一个王晓没有想到的回答。

“如果我不去呢？我要上班，再说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骗我？”王晓越来越觉得躲在QQ后的这个人很奇怪，难道真是朋友想玩他。

“你不来就看不到天使。难道你不想赌一把？”圣婴似乎看透了什么。

“那我要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你？你给我你的手机号吧？”不管去不去，王晓觉得应该趁此机会要到这个女孩的手机号。

“我会知道哪个是你，记住两点，我在虹桥机场出口处接你。我下了，下午见。”圣婴似乎笃定了他会来，打了个招呼就下了。

王晓看着那灰了的头像，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拿起桌上冷却的咖啡，王晓开始骂自己：“妈的，自己真是个蠢货，一定是被公司的哪个家伙骗了，明天一定要好好修理他一顿，开什么国际玩笑。想骗我去上海啊，真是滚你妈的臭鸭蛋，这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再说了，我现在穷得连去福州见吴琪的钱都没有，哪来的钱去上海……”

可骂完之后，王晓又开始说服自己，那个圣婴是真的存在。他公司那些俗气的家伙怎么可能想出那样的说明档。

圣坛上的弃婴？我到底要不要去看你？点了一根烟，王晓陷入了矛盾与困惑之中。

2

抽了半包烟，蜷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之后，王晓终于骂骂咧咧地决定去上海了。

公司旁边有一家银行，王晓和公司的人打了个招呼之后就去取钱。卡里只剩 1000 块钱，看着那少得可怜的数字，王晓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这么点儿钱，去上海要是没找到圣婴就只能露宿街头。就算真的见到了圣婴，可这个月还有十来天，难道真的要为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去喝西北风？

骂归骂，没钱归没钱，王晓还是决定去上海，就像圣婴说的那样，赌一把。王晓从小到大，都是那种做事冲动的男人，他好像并不担心做错事，他不在乎做事的时候自己是不是很有感觉。像这次，王晓虽然也觉得自己很可能会陷入一个骗局，现在网上的恶意玩笑实在太多了。但不知咋的，王晓的心里却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越来越相信圣婴不会骗人。对于这个和他仅仅交谈过一夜的女人，王晓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圣婴那幽幽的话语撩人地渗入他身体每一个空虚的毛孔，一种麻痒的感觉油然而生。隔着网络，圣婴像带着一层黑色的面纱，要揭开这层纱，就必须冲破这层网。

王晓在银行门口拦了一辆的士：“师傅，去机场。”看看手表，已经 11:00 了。“能不能快点儿？我赶时间。”王晓着急地对司机说。

“小伙子，我尽量吧，看你这么着急，追女朋友啊？”那司机听口音是东北人，有点儿热情的样子。

“是啊，我老婆和我吵架了，一生气收拾东西要回娘家，我得快点儿去

圣坛上的“弃婴”

把她追回来。师傅，你一定要快啊，我能不能追回我老婆就全靠你了。”王晓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没事，你放心，我一定让你赶上。”那司机一听王晓把如此重要的事都寄托在他身上了，顿时深感责任重大，东拐西绕，车开得飞快，没多久就到了。

“师傅，你有零钱找我吗？我身上除了15块零钱，其他都是大钞。”

“我也没零钱找。”那师傅看看钱包，“15块就15块吧，别磨蹭了，追老婆要紧。记住啊，女人在气头上，你多让着她，多哄哄她就好啦。小伙子，祝你好运！”司机冲王晓打了个手势就走了。

王晓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机场大厅，花了420大洋买了一张去上海的打折机票，12:35登机。

在候机室的时候，王晓忽然又想起了吴琪。不知为什么，他很想听听吴琪的声音。虽然半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去上海看另一个女孩了。他忽然觉得很累，他喜欢吴琪15年，可吴琪喜欢的却是另一个男孩。那男孩原来跟他和吴琪都是高中一个班级的，现在在广州工作。

“吴琪，是我，我在机场。”王晓拨通了吴琪的手机。即使在他要去看别的女孩的时候，他依然希望她知道，他不想骗她，即使这样的诚实对吴琪毫无意义。

“哦，那祝你一路顺风。”吴琪的声音还是那么的疏离。

“不问我去哪里吗？”听着吴琪这漠不关心的客气，王晓忽然觉得很难过。15年了，他不是没有伤心过，可从未有一次像这次这么失望。虽然明知吴琪不喜欢自己，可王晓一直觉得死缠烂打也好，怎么都好，再说，他也和吴琪纠缠15年了，他一直以为吴琪多少会在意，就算是家里一直养着的一条狗，天长日久，也会发展出一点儿感情吧。可直到今日，他都要去看别的女孩了，吴琪依然如此漠然。

“你去哪里跟我似乎没什么关系。”吴琪对王晓总是这么爱理不理。

“我去上海，见一个女孩，168厘米，很美，感觉也很好。”王晓笑着

说，他撒谎了，明知这样的谎言根本无法让吴琪有丝毫的在意。

“那我还是祝你一路顺风，也祝你和她发展顺利。我还有事，先挂了。”
吴琪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平静。

王晓听着手机里“嘟——”的声音，心情降到了谷底。有些东西永远无法习惯，就像吴琪对他15年如一的冷漠。

王晓甩甩头，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了。他必须想圣婴，因为他现在是在等去上海的飞机，而不是在等去福州的快运。

我是一个圣坛上的弃婴。想起圣婴的说明档，王晓忽然想起，他忘了问圣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等见到她的时候一定要问问看。

圣婴，很特别的ID，想必是个很纯情的美女吧。想到圣婴，王晓的心情开始上扬。他本来就是这种心情转变很快的人，他常常会为吴琪对他的冷漠感到伤心，但这种伤心又不会持续太久。否则，他也不可能坚持喜欢吴琪15年。不管做什么事情，做多了也就习惯了，麻木了，有时候反而促进了人的执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登机了。

王晓看着别人的行李才想起自己是两手空空。走得太急了，什么都没带。10个小时前，他点开一个ID的资料，10个小时后，他已经在去看她的飞机上。全世界有几个像王晓这样的疯子，王晓不禁有点儿自嘲。

1:50，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

王晓心里很奇怪地平静了下来，他似乎对圣婴忽然没了什么期待。美女也罢，恐龙也罢，此刻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或许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显得和圣婴以前见的那些男人有些不同吧，这是很久以后，圣婴回想起她和王晓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起的。

王晓走出机场大厅的时候有点儿茫然。他和圣婴并没有看过对方的照片，圣婴也没有给他留下手机号。虽然圣婴很笃定如果王晓去了，她一定能认出他，可面对这有点儿杂乱的接机人群，王晓还是有点儿不知所措。

他在人群中搜索着想像中的圣婴，结果一无所获。2:00了，已经。

圣坛上的“弃婴”

“我是圣婴。”忽然有人从后面拍拍他的肩膀，一种很调皮的语气。

他回过头去，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圣婴。2001年5月23日下午2:00。在虹桥机场。王晓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叫圣婴的女孩。

3

“你怎么知道我是你要找的人？”王晓笑着问圣婴，一点儿都没有一般人第一次见面常有的客气和拘束。

“因为你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一脸老实样，除了那小眼睛透着几分痞。现实版痞子蔡。”圣婴笑得一脸灿烂，和网络上那个有点儿灰色忧郁的ID很不一样。可王晓却觉得这样的反差理所当然。所有的生物都有自己的保护色，在黑暗里阴郁地生存着的植物必将在阳光下甜美绽放，王晓对此深信不疑。

“怎么样？这一把没让你赌输吧？”圣婴信心满满地问王晓。要是别人这么问，王晓可能会有点儿不屑，但圣婴确实有理由这样自信。

圣婴是个美女。带着纯真诱惑的美女。王晓想了半天，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圣婴外表的感觉。身材、容貌、气质，按王晓看女人的标准来排，怎么排，她都是个美女。

唯一让王晓觉得有点儿不爽的就是圣婴的高跟鞋。据王晓多年来看美女的经验目测，圣婴的身高应该在167~170厘米之间。这样的圣婴穿上高跟鞋看上去要比王晓还略高一些。这让王晓多少觉得有点儿没面子。

“你太高了。”王晓没有回答圣婴的问题，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圣婴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王晓会这么说。第一次见到她的男人很少不说她漂亮的，就算没有明说，至少也用眼神传递了这一信息，可王晓显然是个特例。从他的眼神和举止上，圣婴无法判断出王晓对她的观感如何，这和她原本想像的不一样，难免让她有些失落，也让她潜意识里对这个网上 ID 叫“饶了我吧”的男人有了更多的好奇。

“我不高，脱掉这双鞋子也就 168 厘米而已。”圣婴微笑，像只狡猾的狐狸。

“168 厘米？这么巧……”王晓的心忽然颤了一下。

“什么巧？难道你的女朋友也 168 厘米？”圣婴打趣地问，虽然她觉得王晓应该还没女朋友。可这只是她的感觉，王晓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她至今不知道。

在见到他以前，她也并不是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现在，她却忽然有点儿关心起来。

“不是。我只是想起我来之前告诉过我的一个朋友，我要去见一个 168 厘米的美女，而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你真的就是 168 厘米。你说是不是很巧？”王晓打量着圣婴，不自觉地吧眼前这个认识了不到 24 小时的女孩和脑海里那个喜欢了 15 年的女孩做起了比较。不可否认，圣婴是比吴琪美丽，可是很奇怪的是，面对这样的美女，王晓似乎真的没有太多冲动。难道喜欢吴琪已经用光了他所有的心力？王晓甩甩头，想想在候机室给吴琪打电话的时候她那漠然的语气，就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和害怕。

“真的很巧。”圣婴笑了，带着甜蜜。巧合是爱情的催化剂之一。制造巧合和意外是追女孩子的必杀技。王晓深知这一点，也实践过多次，然而这次却真的是无心插柳。

“对了，上海这么大，我们总不能老站在这里吧。”王晓拍拍圣婴的肩，为了见你，我今天连午饭都没吃，飞机上那点点点心怎能应付我这个大男人的肚子？我为你从这么大老远来，你也不忍心看我饿着吧？”

王晓的肚子一饿，说话也显得有点儿可怜兮兮。这话从一个大男人嘴里



圣坛上的“弃婴”

说出来，那效果还真的不一般。

“好啊，那你想吃什么？”圣婴对这个男人的话有点儿难以拒绝。不管这个王晓对她观感如何，毕竟他那么大老远地跑过来了，想到这点，圣婴原先那些许的失落得到了很大的补偿。

“麦当劳。”王晓回答得很快乐，像个小孩子，殊不知不经意流露的孩子气是成年男人的杀招之一。

而圣婴显然是有点儿中招的迹象。

麦当劳里。

王晓看着在服务台那里点餐的圣婴，觉得自己真的像做梦一样。24小时前，他还在公司的电脑前无趣地写着要命的程序，而现在他已经在上海和一个美女在一起了，而且那个美女还请他吃饭。

圣婴拿着托盘过来的时候就看到王晓一脸痞笑地坐在那里。

“谢谢你让我填饱肚子，我吃汉堡要用很多番茄酱，能帮我拿一下吗？我这里出去不方便。”王晓一点儿都不觉得让女孩拿东西有什么不好，他是性别意识较弱的男人。

圣婴去拿番茄酱。她走回来的时候有不少男人的眼光有意无意地投向她，这让王晓顿时有了几分得意。

“辛苦啦，要不，下次你来厦门的时候我也做饭给你吃？这可是比吃外面的更有诚意哦。”王晓一得意就开始随便乱侃。

“你会做菜？”圣婴有点儿怀疑。

“那是，我很少做给其他人吃的，除了我老婆，以后做我老婆的女人很有口福……”

“以后做你老婆的人会很幸福，我相信。”圣婴忽然有点儿失落，她就是这种心情变化得很快的女人。

她看看王晓，显然他并没有发现她的变化。

“你记得你答应我的事情哦。”圣婴隐去失落，她已经很习惯这种感觉了。

“记得记得，你来厦门我一定陪你好好玩，还做饭给你吃，作为对你的招待。”王晓想都没想就回答。

“那我是不是也该带你好好玩一玩，要不我会担心你是否有足够的诚意来履行你的诺言。”圣婴忽然没来由地冒出一句她原本没计划说的话。

“那当然。要知道我可是特意来看你的，我存折里只有 1000 块，花了 500 块买机票，现在我连晚上住哪里都不知道呢。你要不好好招待我，我就真的要露宿街头了。”王晓一看圣婴并没有吃完拉倒的意思，立马提出了自己几个小时后最应该关心的住宿问题。

“放心，就冲着以后没准儿要去厦门让你做东的分儿上，我也不会让你露宿街头的。”圣婴看着吃得差不多、正在擦嘴巴的王晓，有种奇怪的感觉在心里蔓延。

4

那天晚上，圣婴没有食言。所以口袋里所剩无几的王晓居然狗屎运很好地没有露宿上海街头。确切地说，他不但没有露宿上海街头，甚至运气好到住进了温柔乡。

这一切都快得有点儿不可思议，以至于王晓一时有点儿蒙了，直到很久以后的某天，吴琪逼他说出一切的时候，他才想起了那晚发生的一些细节。

那天从麦当劳出来之后，圣婴带着王晓在上海的街头闲晃，聊了很多，可王晓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圣婴在说起她的名字的时候那带着笑意的淡淡悲伤。

圣坛上的“弃婴”

“对了，我大老远地来看你，肚子饿得光顾吃饭，还没问你的真名呢，圣婴。”王晓在路上晃了半天忽然想起他在候机室里就想到的一下飞机就要问的那个问题。

“我还以为你直到离开上海都不会问这个问题呢？”圣婴笑着眨眨眼。在王晓看来，这带笑的眼底盛着的却是淡淡的悲伤。

“怎么会……我只是刚才太饿了，要知道我从昨晚到见着你都没吃饭，人是铁，饭是钢，当然要先解决好自己温饱问题啦……其实我上飞机前在候机室里就开始好奇你的名字了。”王晓讪笑着回答道。

“其实你很早就知道我的名字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圣婴说。

王晓愣了愣，忽然反应过来：“难道你真名就叫圣婴？圣坛上的弃婴？”话一出口，王晓就后悔了。

“是的，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我叫圣婴，圣坛上的弃婴，从一出生就注定被幸福遗弃的婴儿。”圣婴试图用无所谓语气介绍自己，可并不是很成功。至少在王晓看来是如此。

王晓的心忽然有点儿闷，和第一次看到圣婴的说明档时那种微痛的感觉很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那是一种有点儿呼吸不顺畅的感觉。他的直觉告诉他，不想看她用这样的语气来介绍自己。她明明在意，明明无法习惯，明明在悲伤，为什么却要伪装习惯，伪装无所谓，伪装坚强。他宁愿看她大哭，也好过看她在他人面前故作欢颜。一想到她一定经常这样故作坚强，他就觉得连呼吸都变得烦躁了。

“圣婴这名字挺好听的，别老是把自己说成弃婴。谁说你注定被幸福遗弃？以后可别再这样说了。还有啊，想哭就哭出来嘛，可别像你现在这样子笑，太假啦，一点儿都不好看，真的，我不喜欢看。”王晓下意识地拉过圣婴，很认真地看着这个认识了不到24小时却让他心脏功能出问题的女孩，完全忘了自己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失礼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被幸福遗弃的？我从小就爹不疼妈不爱的，这不是一出生就被幸福遗弃是什么？”圣婴一开始还是沉默地看

着王晓的眼睛，流露出一丝哀伤的神情。过了一阵儿，她忽然像只受伤的孔雀一样挣扎起来，她一边把王晓的手往外扳，一边嚷道：“我就喜欢装，这是我的自由，你喜欢不喜欢与我何干？我的悲伤快乐又与你何干？你干吗抓着我？放手！”

王晓没想到圣婴的反应会如此强烈，这一下他的脾气也上来了：“谁说爹不疼妈不爱就是被幸福遗弃？你怎么知道以后就没人爱你？”

“谁爱我？你怎么知道有人爱我？你放手！不放我要喊了。”圣婴越发激动起来，压抑了太久的情绪一旦被挑拨起来可不是那么好控制的。

“你怎么知道没人爱你？我就爱你。我就不放。你喊啊，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喊的。”王晓看着圣婴微张的小嘴，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嘴唇堵了上去。

圣婴一开始还“呜呜”地挣扎，可王晓丝毫不肯放，后来圣婴便渐渐地软化了，像入口的棉花糖。

谁也没有去计算这个吻吻了多久，只知道是吻了很久，吻到分开的时候，彼此都有点儿脚步不稳，呼吸急促。

天已经黑了，王晓看不清圣婴的表情。他再次抓住了她的肩膀，他想记住她的表情。这是他的初吻。一个24岁男人的初吻。为了这个初吻，他等待得太久了。很多人都觉得男人的初吻是没有意义的，那是因为他们太容易得到。可王晓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的初吻必定是送给那个能给他一生幸福的女孩子的。他不会轻易地去吻一个女孩子或者被一个女孩子吻。他一直觉得这辈子他会吻的第一个女人一定是吴琪，可事实上，让他冲动地吻下去的那个女人是眼前这个带着纯真和忧郁的圣婴。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圣婴的初吻，可那不是很重要，他只知道在彼时彼刻，他如果不吻下去，他就是傻瓜，就是二百五，就是神经病。就算天塌下来他也想吻这个女孩子。他顾不上自己跟她才认识一天，也顾不上自己的心里还留着另外一个女人的影子。

“你刚才说爱我，那是真的吗？”圣婴看着王晓，眼里装满了她未知的期待。她问得很小心，似乎害怕会打破什么易碎的东西。

圣坛上的“弃婴”



“我……”王晓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虽然刚才冲动地说出了“爱”字，可在他心里他始终觉得自己最爱的应该是吴琪。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爱她，他早已习惯了爱她，就好像每天要吃饭，每时每刻要呼吸一样。所以圣婴这么问他，让他感到很难回答。他不想骗她，可是他也不想失去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撒谎。他知道人不该撒谎，不过他也深信善意的谎言是无罪的。

“是真的，如果没有一点儿爱你，我也不会在这穷得叮当响的时候从厦门飞到上海来看未知的你。”好像要验证自己没有说谎似的，王晓又加了一句：“我来的时候还没和经理请假，没准儿我一回去就被炒了呢，你看我冒多大的险啊。”

“真的吗？”圣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五彩的霓虹灯下洋溢着快乐，这是王晓希望的，也是王晓不忍打破的。

“真的，是真的。相信我，你不是被幸福遗弃的婴儿，以后不许再这么说自己了。”王晓心疼地摸摸圣婴的头发，心想，即使自己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女孩，也愿意给她留下一个美丽的梦。王晓是这么想的，他也决定这样做。



“很晚了，你把我安排住在哪里啊？我可是钱包空空，贵的地方都住不起哟。”王晓看看手表，半开玩笑地提醒着圣婴。

“放心，我都说了不会让你露宿街头的。”圣婴看看手表：“两个选择：第一，我们一起去唱歌，通宵。第二，回我住的地方，还有空房间，我一个人住。”

“哈，这两种选择听起来都很不错，我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王晓挠挠后脑勺，作为男人，他两样都想，最好是先去唱歌，然后回圣婴家。

“不行，只能选一个，你要不选，那用这个来帮我们选吧。”圣婴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枚硬币。

王晓看到圣婴这么孩子气的举动，一下子就来劲了：“让老天来帮我们选，这样的方式特别浪漫。”其实王晓常常都会被这样的浪漫所感染。